

世纪末震惊全球的枪杀事件

派克式左轮

黄蓓佳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11
L446
759

●这是一部以真实事件
为社会背景的长篇小说

故事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The story is a sheer fabrication
Please don't take yourself as any character*



作家简介

黄蓓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青年女作家。在动笔写这桩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时——

她去欧美考察了近一年，从而对本世纪末出现的“出洋潮”，“留学热”，所带来的中西文化大冲撞以及国人将“窝里斗”的丑剧演向国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把握。本书使黄蓓佳从《世纪恋情》、《这一瞬间如此辉煌》等十几部纯情小说中走出来，将笔触走向暴力与凶杀，情欲与情爱相交织的灵魂搏斗，使这部“西部牛仔”式“域外”小说具有“硬派”力度以及跨世纪的内涵和意蕴。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引子	(1)
第一章	(9)
他雄心勃勃朝着“牛顿第二”的目标冲刺时，课题组 来了另一位出类拔萃的博士生……	
第二章	(21)
“我们没法改变自己，也没法要求美国人改变对我们的 看法”	
第三章	(38)
仿佛冥冥之中预感到命运会从欧洲之行开始急转直下	
第四章	(50)
“中国人也未必都会帮忙，折壁脚的人大有所在。”	
第五章	(60)
既未被美国人接受，又已被中国人摒弃，成了繁华世 界中的一只孤雁。	
第六章	(81)
枪抓在手里的时候，感觉特别奇妙，不同寻常，沉甸	

甸的象抓住了自己的命运。

第七章 (95)

中国人……在国内斗来斗去斗了几十年，没斗够，跑到美国还要斗……

第八章 (120)

时间真会造化人，女人尤其容易被造化

第九章 (143)

她已经当过一次情人，还想再当一次母亲，女人的生涯从此便算圆满。

第十章 (163)

没玩过枪的人，体会不到枪的魅力，这玩意儿比你所有那些情人都要忠诚可靠，任何时候它只会帮助你，不会背叛你。

第十一章 (180)

“你要记住：她是我的姐姐！”鲁杭自从买了枪以后，跟格莱特说话总是很有底气。

第十二章 (204)

出现斯梅尔这样的强盗行径，象闪电一样，鲁杭的意识里忽然很荒诞地跳出了圆明园和敦煌的历史画面……

第十三章 (222)

女人都需要幻象，愿意受骗，哪怕用毕生痛苦来换取一次短暂的愉悦，因为她此后可以永远靠回忆来活着。

第十四章 (241)

两个中国学生在一个美国教授面前争风吃醋，简真就是对自己对民族的侮辱。而“中国校花”她为什么割腕自杀？

第十五章 (261)

他至死不知道凯蒂的母亲是副校长曼德琳，而曼德琳
又有跟戈登的复杂关系……

第十六章…………… (282)

人都有两副面孔：天使和恶魔，我们总希望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偶尔对方转过身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面，我们就会吃惊。

第十七章…………… (297)

一切都因为来了石桥雨，他打破了鲁杭周围世界的平衡。正如《三国演义》里所说：“既生瑜，何生亮！”

第十八章…………… (320)

海光终于发现枪把的特殊：它被雕刻成一团盘缠在一起的毒蛇，每一条都目光炯炯，昂首吐信，准备进攻。

第十九章…………… (339)

他现在明白了孤独的格莱特何以热衷于玩电子游戏，那是他唯一可以打败的对手，赢得自我的机会。

第二十章…………… (352)

呼救也没有用，美国没有雷锋。人在倒霉的时候，真是连上帝都不肯帮忙。

第二十一章…………… (370)

遗书，鲜花，毒蛇，爱情，肉欲，天使，魔鬼，太空，博士，阴谋，竞争，科学，理想，法律，道义，公平，暴力……派克式左轮结束了六条杰出的生命，然而……

附录 1 美国及世界各地华文报纸有关报导…………… (391)

附录 2 卢刚遗书…………… (404)

附录 3 美国及海外华人对本事件的社会舆论…………… (410)

鲁杭此刻忍不住伸手抚摸着锈迹斑斑的机壳，心里涌出一丝跟老朋友告别的惆怅。

十年的物理学研究生涯使他养成凡事严谨苛刻的习惯，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不能有所改变。

每年的万圣节都要下一场大雪，这几乎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惯例。

鲁杭打完最后一个字，没忘了把打字机的壳盖“乒”地一声盖上。这架打字机已经陪伴他六年了，当初是花五个美元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鲁杭此刻忍不住伸手抚摸着锈迹斑斑的机壳，心里涌出一丝跟老朋友告别的惆怅。

他把三页打字纸细细地从头看了一遍。机器太旧了，凡是打到“J”这个字母就吃油墨不足，字迹清淡模糊。他拿一支圆珠笔把所有的“J”描得清楚一些。十年的物理学研究生涯使他养成凡事严谨苛刻的习惯，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不能有所改变。

他起身从衣橱顶上取下一只咖啡色硬皮小手提箱，找一块抹布揩去箱盖上薄薄的积灰，打开，把三页打字纸端端正正放进去。箱子里仍然空空荡荡。他想了想，弯腰从抽屉里找出他的一厚本博士学位论文，垫进三页打字纸下面。这回看起来总算有点内容和份量了。他满意地合上箱盖，“嗒”地扣好锁扣。

这时候他看了看床头的电子闹钟，时针已经指向中午一点。厚厚的窗帘从昨天起就没有拉开，关掉台灯之后，屋里一片昏暗。不用看窗外就知道天色阴沉得厉害，要下雪了。每年的万圣节都要下一场大雪，这几乎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惯例。

时间还早，鲁杭想。他有点茫然地坐在圈椅里，慢慢地转动脑袋，左右四顾。六年来熟悉的一切都在昏暗的光线中沉沉浮浮，呈现出

当初为得到这些资料他无数次深夜潜进系里的复印室，象个可耻的小偷

并且设想着有一天回国的時候帶到母校，呈现在大学时代的老师们面前。

其实他自己知道秩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床肚子下面才代表了生活的杂乱多彩。

柔和的灰白色轮廓，象银幕上放出来的三十年代旧电影。所有的物品井然有序，因为他昨夜根本没有挨过床边。豆色的厚绒地毯干干净净，从床边到窗口的地面上堆满了有关物理学的教材、专著、词典、手册，以及一擦一擦的复印资料。当初为得到这些资料他无数次深夜潜进系里的复印室，象个可耻的小偷，一边手忙脚乱着，一边侧耳听外面的动静。系里规定复印资料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必须付钱。如果鲁杭真的按规定付钱的话，这钱早已超过他每月的生活费了。当初他出于一个科学研究者对于本专业知识的痴迷而收集它们，阅读和研究它们，并且设想着有一天回国的時候帶到母校，呈现在大学时代的老师们面前。如今它们当然也会随着他的消亡而失去价值，成为一大堆令人头疼的废纸，他的后任房客会骂骂咧咧地把它們塞进一些黑色垃圾袋，拖出大门，等待垃圾工人来把它们装车拉走。

暖气片发出细微的丝丝声响，有点象一个熟睡孩子的鼻息。他的目光透过低垂到地毯上的奶油色簇绒床罩，看到了床罩下面那一堆乱七八糟的旅游鞋、网球拍、高尔夫球杆、收录机、相片册、废弃不用又觉得扔了可惜的汽车音响、灯具等等。到他这儿来过的人都说他房间里整洁有秩序，不象个单身男人的宿舍。其实他自己知道秩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床肚子下面才代表了生活的杂乱多彩。每天他不厌其

烦地一次又一次趴在地毯上，从床肚子下面扒拉出这个那个，而后又原样塞回去，只为了这屋里“看起来象个样”。他喜欢生活中井井有条。

敲门的人却很顽固，仿佛拿准了屋里有人似的，隔一分钟敲一次。

忽然客厅外面有“嗒嗒”的敲门声，敲得彬彬有礼而又轻松愉快。他坐在圈椅里迟疑着不动。他想不出来有谁会在这时候来敲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往他这儿跑了。尤其是今天，现在，他不想见任何人，不想。

敲门的人却很顽固，仿佛拿准了屋里有人似的，隔一分钟敲一次。而且还不止一个人，间隔的时间中夹杂了很低很细碎的说话声。

对面及腰高的地方一溜排着四个鬼头，都是白眼圈，红嘴唇，牙齿吡开着，不可怕，反有趣。

鲁杭差不多有点恼火地走出去，哗啦一声拉开门锁。他愣住了，对面及腰高的地方一溜排着四个鬼头，都是白眼圈，红嘴唇，牙齿吡开着，不可怕，反有趣。四只小手伸出来，朝着他掌心摊开。小手冻得红通通的，象超级市场出售的盒装嫩胡萝卜。他想起来，这是此地万圣节的风俗，孩子们戴了鬼脸挨家挨户去乞讨，讨得多的这天能发一笔小小的财，然后去买冰淇淋和玩具。他用手在衣兜里搜了个遍，只摸到两枚硬币，一人分一枚还不够。他弯腰对他们说了声：“等着。”返身进屋取出几张票子，每人发了两个美元。

孩子们为这意外的收获惊喜万分，红通通的小手紧攥住纸票，唱歌似的对他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先生。”一窝蜂地涌出楼道，奔往

下一个目标去了。

重新关上门，屋里再一次静得死寂。冰箱突然之间嗡嗡地启动，把他吓了一跳。他想起来从昨天开始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居然也没有感觉到饿。还是应该吃点什么，他对自己说，于是机械地走向冰箱。他把冷藏室的门拉开，弯腰搜寻了一遍。在属于他的两层格栏里有半袋面包，一瓶尚未打开的草莓果酱，一丁点花生酱，两根火腿肠，半盆吃剩的红烧鸡块，半盒水果西红柿，一小袋葡萄，和三四包方便面。他想了想，拿出面包和火腿肠。在关上冰箱门的一刹那，他胃里猛然一阵抽动，恶心要吐，难过得浑身冒出冷汗来。他定了定神，勉强压抑住恶心，把拿在手里的东西又放了回去。

上帝！你何至于冷酷如此，连一个人小小的吃喝玩乐都要剥夺！鲁杭站立在冰箱旁，心里的悲哀象顺着血管流淌的水银，瞬间坠落到了指尖和脚底。

这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他必须要做的事。他返回房间，找出一件他曾经穿过一两次的、有九成新的衬衣，一把普通旧剃须刀，一副他戴过好几年、折断一条腿的白边眼镜，两本写满字的研究笔记，一杆他买了两年却从来没舍得用过的“MONTBLANC”牌西德名牌笔，用一块崭新的毛巾包成一包，缝合，贴上写有中国哈尔滨他父母家地址的不干胶标签纸。又拿出支票簿，把银行里剩下的总共一万

这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他必须要做的事。

用一块崭新的毛巾包成一包，缝合，贴上写有中国哈尔滨他父母家地址的不干胶标签纸。又拿出支票簿，把银行里剩下的总共一万多美元全部开上去，灌进信封，写了同样的地址。

多美元全部开上去，灌进信封，写了同样的地址。

而这一对镜片幽深无比，他拼足眼力也无法穿过这条黑暗漫长的狭窄隧道，去伸手抓住隧道尽头哪怕是一丁点的光明。

做完这一切，再瞥一眼时钟：快两点了。差不多是时候了，他平静地想。他拉开衣橱门，取出他早已准备好、挂在最外边位置上的一套深灰色双驳领西服和一件淡灰色斜纹呢大衣，换上，再蹬上一双擦得雪亮的黑色皮鞋。他又走到嵌在衣橱另一侧门上的穿衣镜前认真地照了一照，把领带结拉得稍松一些，衬衣领子再往上提一提。镜子里的鲁杭因为这一套漂亮衣服的衬托显得挺拔修长，儒雅气派。

房间里幽暗的光线象摄影镜头前故意蒙上去的白纱，恰到好处地隐去了他脸上所有的喜怒哀乐人间欲念，只留下干干净净一个四方轮廓，和一对闪烁明灭的白色镜片。而这一对镜片幽深无比，他拼足眼力也无法穿过这条黑暗漫长的狭窄隧道，去伸手抓住隧道尽头哪怕是一丁点的光明。

最后，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掏出心爱的邓韦松派克式左轮手枪。

最后，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掏出心爱的邓韦松派克式左轮手枪。抛光的蓝皮钢枪身此刻失去了阳光下惊心动魄的美，变得冷峻神秘，准星是房间里所有光线的焦点，随着手位的移动流泻出一道璀璨银链，宛转得令人心醉。木制枪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温暖柔软，舒适宜人，甚至闻得到一丝清新微甜的森林气息。他伸出左手食指，从枪口开始，顺枪管慢慢地滑过去，拐一道曲线滑至枪把末端。没错，你会是个好样

别急，别急。小家伙，你壮子里只有六发子弹，六发，每一发都要派上用场。

目光在他生活过六年、熟悉到说得出口壁上有几处污迹的房间里作最后一次巡逻。这一眼无比贪婪，直看到眼眶酸涩，所有图像在瞳孔里达到饱和。

的。他轻柔地、发自内心地笑了一下，右手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扣紧了板机。不不，现在不行，别急，别急，小家伙，你壮子里只有六发子弹，六发，每一发都要派上用场。

他低下头，发烧的前额贴紧了枪身，好一会儿才移开，把枪装回衣袋。衣料很厚很挺，没有人能看出来这里面藏有致命的武器。

怎么样？该走了吗？他无声地询问自己，接着左手拎起桌上的小提箱，右手抓过那个小小的包裹，缓缓地转身，出门。越过门框的那一步，脚重得几乎抬不起来。他鬼使神差地回过身，目光在他生活过六年、熟悉到说得出口壁上有几处污迹的房间里作最后一次巡逻。这一眼无比贪婪，直看到眼眶酸涩，所有图像在瞳孔里达到饱和。

楼道很长。这是一座走廊式两层公寓楼房，楼道里铺着陈旧的、被无数双鞋底磨出破洞的灰色地毯。懒惰的墨西哥看门人大概好久没有打扫了，地毯肮脏得踩在脚下嘎吱作响。两边的房门照例紧闭，整条楼道只有楼梯间亮着一盏昏昏沉沉的灯，使这一段路程更显得漫长幽暗、阴影幢幢。突然一扇房门上挂出一个硕大无比、张牙舞爪的鬼头，鬼眼睛里并且按有两只绿色小灯泡，阴森森惨厉厉，把鲁杭惊得浑身一激灵。他低下头逃一样地走完剩下的路程。“乒”一声用手里的小提箱撞开楼道门，闪身出去。楼门的老式弹簧在身后吱吱呀呀哭一般叫

多年来鲁杭总是固定跑这个邮局，露丝小姐已经熟识了这个聪明和气的中国小伙子。

是给你妈妈寄东西吗？中国的年轻人有良心，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父母，不象美国孩子

喊，好久才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

天色越发昏暗。阴云沉重得支撑不住，随时可能呻吟着向大地扑下来。也许万圣节的鬼魂都在云层上踩着跳着狂舞着，才把好端端一个天空折腾得阴霾重重，不堪重负。街道上所有的路灯都亮了起来，行人们裹紧衣裙，低头缩肩，脚步匆匆，只想赶快回到温暖明亮的家里喝一杯香浓咖啡。鲁杭开着他的蓝灰色“福特”车，夹在灯火长龙的车流中慢慢滑动。恶劣天气里开车最容易出事，鲁杭可不想在此刻出一个意外，无论如何——上帝保佑！

小邮局里的露丝小姐接待了这天下午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顾客。她是一位好心肠的、喜欢唠叨的老太太，多年来鲁杭总是固定跑这个邮局，露丝小姐已经熟识了这个聪明和气的中国小伙子。她在柜台里闲得发腻时，总是喜欢抓住鲁杭谈论一些中国上海的事。她的哥哥曾经在上海住过几年。

“天气坏得可怕，我从早上起就一直开着所有的灯。”她一边给包裹称重量，一边对鲁杭抱怨。“这种天气我的胳膊腿总是疼得厉害，不得不服用消炎痛。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会使身体慢性中毒。唉，我恐怕已经中毒很深了，我快要退休不干了。是给你妈妈寄东西吗？中国的年轻人有良心，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父母，不象美国孩子……我哥哥的那几个孙子孙女……”

她翻开一本价格手册，手指在纸面移动着查到了需要的那一项，抬头对鲁杭报了个价钱。

走出邮局，鲁杭惊讶地发现开始下雪了。雪花成团成片，密集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仿佛有人接到命令要将它们限时限刻全部倾倒在在地面一样

“啊，亲爱的孩子，你脸色可不好呢。这鬼天气！”她瑟缩了脖子，把肩上的大披巾裹一裹紧。她略显浑浊的目光透过画着蓝色眼圈的深陷的眼窝，充满慈爱地望着鲁杭。

墙上的自动报时钟“当，当，当”报了三响。

“谢谢，露丝小姐。”鲁杭隔了玻璃窗格，把脸尽量地贴紧过去，跟露丝老太太道别。

“啊，别这么客气。路上当心，这种鬼天气！”

“再见，露丝小姐。”

鲁杭钻进汽车，开动了前窗的刮雨器，慢慢地将车拐弯驶往校园。

走出邮局，鲁杭惊讶地发现开始下雪了。雪花成团成片，密集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仿佛有人接到命令要将它们限时限刻全部倾倒在地面一样，全没有平常下雪那种优雅闲散飘飘然然的情致。只一眨眼功夫，街面上、路边绿草地上、一栋一栋童话般精致的小房子顶上、甚至远处教堂高耸尖峭的钟楼尖上，都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雪，在橙黄色路灯的照耀下，晶莹柔和，无声无息。

这段路程只需要十分钟

鲁杭钻进汽车，开动了前窗的刮雨器，慢慢地将车拐弯驶往校园。

这段路程只需要十分钟。

第一章

他雄心勃勃朝着“牛顿第二”的目标冲刺时，
课题组来了另一位出类拔萃的博士生……

事情似乎是从八十年代末期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开始的。

肯汀大学遍植红杉的美丽校园里，物理系是一栋毫不起眼的灰白色“包豪斯”风格的大楼。据说大楼的设计出自三十年代传奇式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厄斯之手，是他迫于纳粹淫威自德国迁居美国后的第一批作品之一，这就使毫不起眼的方块式大楼具有了某种历史或说是象征意味，偶尔会被赶来参加会议的外地学者们指指戳戳，目光中崇敬和迷惑兼而有之。

来自中国东北哈尔滨的天体物理学博士生鲁杭对于三十年代轰动全球的“包豪斯”建筑风格不甚了了。可以说，除了他深爱的、为之着迷的物理学专业，对于其它各门科学，他仅仅具有小学“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粗浅水平。

而他是雄心勃勃朝着“牛顿第二”的目标冲刺的

然而他只能用这台笨拙的计算机完成自己突然萌发的科学梦想，确切地说就是“干私活儿”。这是他的导师戈登教授深恶痛绝的事情，戈登教授严禁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们做课题之外的一切研究

他不认为人需要博学，“博”了就不可能精，而他是雄心勃勃朝着“牛顿第二”的目标冲刺的，他对自己的头脑十分满意，认为它用起来得心应手，“简直象灌满了润滑油的轮子，给一个小小的初始动力，就飞快地转动不停。”他曾经在他的同胞朋友们面前这么评价自己。听起来虽让人不那么舒服，毕竟也是事实，无人能够反驳。此刻鲁杭独自钻在物理系的一间地下室里，全神贯注摆弄着一台早已被系里淘汰不用的模拟计算机。这还是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台笨重的布满灰尘的家伙，也许正因为它的笨重和肮脏，系里管器材的那个总穿一身“朋克”式牛仔衣的小伙子才懒得动手将它清理出去。它的前面有一块接插面板，有点象老式电话交换机所用的玩意儿。为这台模拟计算机编程序，就是选取电子元件并往面板里插电线。对于用惯美国最新式大型计算机的鲁杭来说，这东西简直象复古的儿童玩具，惹得可爱。然而他只能用这台笨拙的计算机完成自己突然萌发的科学梦想，确切地说就是“干私活儿”。这是他的导师戈登教授深恶痛绝的事情，戈登教授严禁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们做课题之外的一切研究。由于戈登教授在系里的威望，鲁杭无法将自己的实验带上楼去，在计算机房或是课题组办公室里堂而皇之露面。

地下室象所有这样的场所一样，有灰白色散发出潮湿气味的水泥地面，和斑驳肮脏急需

粉刷的墙壁。墙壁上黄褐色的水渍痕迹由低向高逐渐蔓延，象沙漠一年年地蚕食绿地，墙灰剥落特别严重的地方被鲁杭挂上几帧塔希提岛民的照片，还有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奇异吸引子。原始蛮荒的上著风光加上曼妙的曲线运动轨迹，构成一种奇怪组合，仿佛提示或指引人们通往世界尽头的路程。满地堆放着计算机打印纸，是鲁杭一次一次偷偷从楼上搬下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打印过了，随意透迤在鲁杭的脚前脚后，遮住了他的脚踝和小腿，看上去他象是刚刚从纸堆中诞生出来的生命。

他相信有一天会在这间潮湿的地下室里爆发出全球性新闻，他的研究和发现会使千千万万人对从前感觉神秘不可知的许多事物恍然大悟，从而使宇宙再没有秘密可言

他弯着腰，调整一组示波器的显示。发光的绿点在计算机屏幕上勾划出流畅明亮的曲线，它的轨道闪烁着，翻腾着，如同有生命的活物。鲁杭眼皮不眨地凝视这一动感强烈的变幻过程，一时间好象自己已经跟计算机互换了位置，流畅曼妙的曲线是从他心脏和大脑中抽丝一般流出来的，曲线的每一部分都在喋喋不休告诉他关于宇宙的秘密，生命的秘密以及地球和人类末日的秘密。曲线使用了一种极为奇特的语言，跟他以往所学过的、所使用和研究过的语言截然不同，故而他为之茫然失措。但是他已经逐渐熟悉和理解了，他相信有一天会在这间潮湿的地下室里爆发出全球性新闻，他的研究和发现会使千千万万人对从前感觉神秘不可知的许多事物恍然大悟，从而使宇宙再没有秘密可言。